



冬天里断断续续看了一部新的日剧《大恋爱~与将我忘记的你》，说的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故事。在如今的戏剧作品里，已经有越来越多围绕着阿尔兹海默症发生的情感故事。有个学医的朋友对我说，这是因为现在的寿命变长了，出现了我们原本不熟悉的老人病。这就好像大自然在为我们的生命编程的时候埋下的彩蛋，如果有天，我们都能活到两百岁，那也许还会出现其他的疾病，和与之有关的世情故事。其实阿尔兹海默症要正确诊断，需要等病人过世后进行尸检。它是老年失智症的一种，因为“痴呆”不好听，我们好像更愿意把家人记忆的退行称为“阿尔兹海默症”。又因为“阿尔兹海默症”和我们的生命记忆有关，在老父亲或老母亲紊乱的记忆碎片中，总会有深深浅浅的过往的痕迹，关于我们的童年、家族的伤痕，亦有年复一年隐忍的反扑。

《大恋爱~与将我忘记的你》中的女主人公总是显得很赶时间，她知道自己的记忆即将越来越少，这样就更要抓紧每分每秒，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她用手机录下视频，提醒未来懵懂的自己，曾经走过的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生命记忆。她提醒着自己曾经最喜欢的书，喜欢去的地方，因为总有一天，这都会像是第一次听说那样令人惊讶。作为艺术作品中核心书写的阿尔兹海默症，可能是在提醒我们，当有效的时间突然变得不

够用了，我们是不是更应该珍惜当下，珍惜身边的人。

这学期的散文课上，我邀请了薛舒老师为我们谈谈她的虚构作品《远去的人》，写的是父亲的阿尔兹海默症，当父亲的记忆一点点消失，会叫妻子“姆妈”，叫女儿“那个小姑娘”，心碎如潮汐般在忧郁的家中周期性起伏。但父亲

时光，请等一等

张怡微

喜欢唱歌，这不会像某个人名或某段人生一般被病魔吞噬。父亲生病前，在公园里他有一些唱歌的朋友，后来，他可能已经认为他们是陌生人了，却在家里和其他老人们再次唱起了熟悉的歌谣。薛舒写道，“不能用悦耳来论定这歌声的意义，亦不能抱以父亲从此会恢复记忆的奢望……仅为一群老人的聚首歌唱……我就那样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他们，那群头发花白、皮肤褶皱、目光混沌却大声歌唱的老人……”科学再发达，亦会有不及之处，永远不能深入细密入微的生活，但艺术可以无限接近心灵。我们都是带着症状生活，谁将不是呢？

2018年，外婆病了八个月，终于艰难地过世了。临终前她有过一段非常痛苦的病程，她问母亲，死怎么这么难啊？母亲说，因为你在排队啊，你排得有点后面啊。她就笑了。西方哲学中说的“向死而生”，好像我们面对失去，才能知道存在的意义。直面死亡，才能烛

照生命。但“向死而生”居然也是需要耐心的，需要耐心接受苦楚与恩赐，耐心接受命运的安排。在病房的那段日子，我注视那些好像已经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用的病人们那么认真地坚持着人生旅途，突然觉得，人的价值并不会因为身体的损坏而消失，他们对于家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有深沉的感情，还有爱。

外婆从前对我说，吃得苦中苦，我的苦快要吃完了，你的还没有。她还对我说，要做个好人，在她还认识我的最后的日子里，我不想听这样的话，不想提前告别。其实我很后悔在她生命中最后一个新年里，像一个城市里的年轻人一样出去玩了。所以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现在算起来应该是前年……这真是有点久远了。我真是个年轻人啊，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的年轻人。外婆真正的遗言却不像我一贯写得那么文艺腔的。第一件事她说，退休工资不要忘记拿出来。第二件事她说，蛋白粉没有吃完不要丢掉你们要把它吃完。然后她就像矮矮的蜡烛一样自己熄灭了。

很多年前，我模仿《浮士德》里主人公感到生命离去时所说的“你真美呀，请等一等”写了一本叫做《时光，请等一等》的小说集。当时也许是不懂的。新的一年来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也只能应景地说一说，希望自己依然温柔坚定，依然披荆斩棘。因为天上还有一朵像蛋白粉颜色一样的云在看着我。

让我们两只只的来。

前俩，来自《你好，之华》。因为实在不相信妹妹可以冒充姐姐参加同学会，我很快就出戏了，直到又莫名其妙地

出现了两只大狗。

这两只一看就很高级，看得我两眼放光。回去查了狗谱，应该是 Borzoi，俄罗斯猎狼犬。能养这样的狗的人，居然还能放弃，特别是把它们随便便就托付给完全没养过狗的人，我真是难以置信。

再说回到同学

会，但凡参加过中

国式同学会的人都知道，只要去了，只要一见面，老同学的几句话就能把你打回原形，不管你混得再怎么人模狗样。这大概也是老同学才有的特权吧——因为一起走过了年少轻狂，才允许彼此可以这么闪回到从前。

同学会也好，狗狗也

好，说的其实都是一起走过的岁月吧。岩井俊二导

演太爱写信了，从《情

书》写到《你好，之华》，

后者听说还拍中日两个版

本。我倒是觉得，万变不

离其宗——写不写信，短信，微信，或者将来还会出现的什么信，都只是工具，人与人联系的工具。诺基亚把这句话翻译成“科技，以人为本”的口号，也蛮好的，虽然现在是别的科技公司在大出风头。

另外两只，来自《狗十三》，英文片名《Einstein and Einstein》。这

片子让我看得很难受，而且，大人用一只狗顶替另一只狗，这主意也很莫名其妙（我们的编剧是都没养过狗吗啊啊啊）。我只能将之理解为一个寓

言，并且用现实生活

中很多更匪夷所思的东西来帮助自己消化。

用 Einstein 当作狗的

名字，这的确是十三岁的小姑娘会做的事情。但是，父亲拿一条狗来哄初

生开心，并且还是在对她的学业很操心的情况下，这我就又难以理解了。

小狗刚来的那一段，谁都不闻不问，看得我真揪心啊，恨不得冲上银幕喂奶，再带出去拉屎拉尿。不过，看到后面，果靖霖演的老爸居然会让才一两岁的小儿子睡在应酬的饭店包厢里，狗被这么折腾，就又好说了。

而且，从最近看过这

电影的朋友那里，我很意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夜光杯

外地获得了别样的感受——他们对影片中的父亲或者爷爷的举动，都比我更能理解，或者，更有种理解之同情。这让我也不得不有所反思，关于自己的任性，以及他们的身不由己。

对了，《狗十三》里狗的品种是可卡，和俄罗斯猎狼犬比起来要相对常见得多。我最早是因为一位同事姐姐养，才晓得这品种的，如今，她也退休好几年了。狗狗怎么样了，我不敢问，但是她是认真负责的人，所以心里还是笃定的。

最近看过的片子，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无名之辈》。不过，也因为慢慢反思的缘故吧，就觉得它被高估了，最精彩的地方可以剪成一个劫匪与坐轮椅的女子的小品，再加《十三》《瞎子》的MV——前面很搞笑，后者太凄苦，苦到我都愿意展开提，就还是拿狗狗来说事儿了。

反正，好歹也是站在狗年的尾巴上回望 2018、展望 2019，就让我们有爱，有陪伴，和相互理解咯。

就先酱紫吧。

幸福

王志良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心境，领悟就是幸福。

您若是口渴，美滋滋喝上一口水就是幸福；您若疲惫，美美睡上一觉就是幸福；您若孤独，有人相伴到黎明就是幸福；您若被困，有人及时伸出援手就是幸福；您若失败，有人分忧就是幸福；您若成功，有人送上鲜花就是幸福；您若偶染微恙，有人嘘寒问暖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对每天的生活都怀有一颗感恩之心。

有的人总是羡慕别人的幸福，不经意间却发现自已正被别人羡慕着。其实，每个人都有幸福，只是您的幸福在别人眼里，别人的幸福在您眼里。



第一位在纽约古根汉姆美术馆举办个展的当代华人艺术家。我在 2009 年底曾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参观过《蔡国强·泡美术馆》的展览，异常惊艳，每件作品都充满能量，力与美皆能震撼人心。

所以相较于往年的烟火只在大楼的八个节施放，这次的烟火便挑战立体无间隔的施放方式，还在墙面装上施放点，增加烟火的多样性，表演节目以“百秒雷鸣”作为开场，还有“祥龙盘旋”、“舞动彩虹”、“七彩方块”等多种新的烟花花样。后来据统计，当晚参与跨年的人数高达 82 万人，为迄今现场观赏人数最多的纪录。

在寒风飒飒的夜里，怀着热情，站在户外近眺高楼，看着一簇簇火树银花，在倒数最后十秒，……三、二、一、零时，新的一年如四周环响不绝的声浪，充满无限的希望。

醒狮工厂

蔡旭

同外面惊天动地的锣鼓相比，这里寂静得连簸箕的甩动都听得见。

同现场倒海翻江的腾跃相比，这里安静得连空气也屏住了呼吸。

这一天，我来到广东遂溪龙湾村的醒狮工厂。

一群平凡的乡间汉子与女子正在忙碌。

用竹篾捆绑出狮头的威武，用亮片剪贴出狮身的斑斓，用彩笔描绘出醒狮的神韵。

翻腾的狮子，飞跃的狮子，登上采青精彩的欢呼和跳梅花桩惊险的尖叫，源头就在这里。

我看——

各地民间节庆的欢声雷动，从这里走出来。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掌声如潮，从这里流出来。

国内外大奖赛擂台赛数不清的金奖，从这里引出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狮舞”的代表性传承人，从这里冒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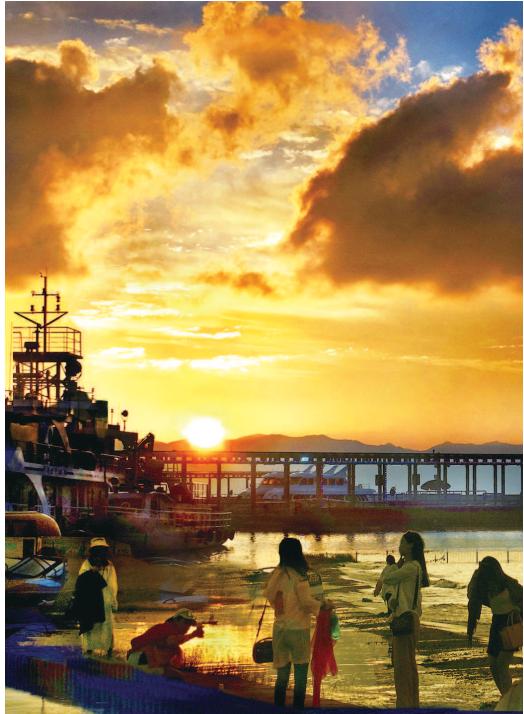
四海扬名的“醒狮之乡”的名声，从这里传出来。

年产一万头，让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龙湾的醒狮在舞动。

我从成山成海的醒狮的成品半成品中穿过。

看到外面风光无限的世界的背后，是不声不响的默默的劳作。

有了这份寂静与安静，才会有惊天动地、倒海翻江。



为了守望日出，我曾

经五更摸黑挤在黄山光明顶的人堆里，站在三亚天亮前的海滩边，等在希腊圣托里尼的阶梯上，候在美国西部的国家公园中。当然，在上海早晨的外滩，不知多少次面向浦东，看朝阳从摩天大厦间探出笑脸，温暖魔都。

夏季的一天，入住二郎剑景区的青海湖宾馆，宾馆临湖，恰遇晴好天气，我们观看日落日出可谓

得天时地利之便。二郎剑是青海湖的主要景区，沿湖修有栈道，栈道西侧的

尽头便是游轮码头。乘在游轮上可环视起伏延绵的沙山，广阔青翠的草原，藏族经幡的飘拂，还有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和盛开的格桑花。

当天傍晚，我们饱览了高原上的落日和晚霞。次日凌晨，我们走向湖边，迎面的微风带着凉意，默默的湖水好像还没有睡醒，等候日出的游人三五成群多了起来。快到六点，我们最先看到东方发亮，又渐渐从灰白变成橙红色晕染了天空和云霞，再是一轮旭日缓缓升起，融化了山岗，照亮了水面，把码头上的游轮和长廊照成剪影。

一日之计在于晨，太阳初升，山河增辉，开启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始于元旦，“旦”之寓意正是日出地面，光照人间，为新年来临，寄托希望，祈愿美好。

摄影

李京南

杂处，特别到了圣诞节，所有百货商品都大打折扣，在商店购物的人，川流不息。且在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的高楼建筑，都以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布绘出各式

远，加上没有连假，圣诞的热闹总感不足。然而元旦“跨年”就截然不同，尤其自 2004 年年末以来，固定于阳历每年 12 月 31 日（新历除夕）至次年 1 月 1 日（元旦）间，到台北信义区 101 大楼，看数分钟中以烟火作为主题所举办的跨年活动，已成为了最为人期盼的活动，参与的人一年比一年多。

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数 2010 年至 2011 年跨年表演时所施放的烟火，那年为了扩大庆祝，首次将大佳河滨场与台北 101 会场龙串联成一场空前的烟火秀。总共施放时间为 288 秒，共施放 30000 发烟火，为历年来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创下世界于摩天大楼施放烟火数的最高纪录。这次的烟火设计是由大陆爆破艺术家蔡国强所策划。蔡国强是装置艺术家、爆破艺术家，他曾制作过上海 APEC、北京奥运等大型烟火表演。他更是第一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和

火树银花

叶国威

各样的图案，一人夜，万灯齐亮，不管在尖沙咀海滨，还是中环码头，眺望对岸，同样灯影醉人。

少时，我们三两死党都在平安夜里相约一起吃大餐，然后到尖沙咀海滨看两岸灯光，一直到我念大学，一个留在香港升学，一个远去美国留学，我则到了台湾，从此各奔东西，近三十年来不曾共此灯光。

而在台湾，或许因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远不及香港深

